夏日旧时光

夏满芒夏暑相连，不知不觉，炎炎夏日悄悄来到身边，登上了季节的舞台。

童年的夏天，整个村庄被廉价的柳树、楝树、桐树所笼罩，炙热的阳光从树枝间斑驳地照下来，鬼鬼祟祟的。房前屋后，四季梅、豌豆长势正旺，一串串果实，丰富了村人的餐桌。

村东头有条小河，叫将军寺沟。小河的西岸，是一块块菜园，绿的是小青菜，红的辣椒，紫的茄子，像五颜六色的灯笼，挂在枝丫上。再往远处延伸，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麦子将熟，给大地铺上一条绿黄相间的大毯子，微风吹来，阵阵麦香沁人心脾。

小河的水不深，我和小伙伴们把大裤头一脱，鱼跃入水，钻入蒲苇丛中采摘蒲棒，鲜嫩的可以直接吃，稍老一些的晒干，晚上点着熏蚊子，效果很好。我们找来破筐，去掉筐底，一人一个，一字摆开，把筐往水中一按，鱼儿就成“瓮中之鳖”。那时，小河中的鱼儿还很多，鱼的种类也很多。不记得当时逮到的鱼谁拿走了，也不记得当时鱼肉的滋味，但逮鱼的场景、逮到鱼时的激动心情至今在脑海中盘旋。

整个夏天，蝉一直在树枝上聒噪着，它是乡村的歌唱者，时光被它们叫绿了。蝉鸣是夏日里的一道风景，听着这声音，仿佛自己被唱到了童年。童年不可或缺的趣事就是捕蝉。捕蝉一般采取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套，在细竹竿上拴一个用马尾丝做成的套，顺着“知了知了”的叫声，找到树上的知了，然后悄悄地将竹竿伸到知了的头部，马尾丝细小，知了不易发觉，猛地一拉，马尾丝就拴着了知了，这种捕蝉方式技术含量较高，要求心细、手稳、眼光好，一般人掌握不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惊动知了，何况，马尾丝要到马尾巴上去剪，不容易。第二种比较简单了，找一个用过的洗衣粉袋子，用铁丝把袋口撑开，拴在竹竿上，看到知了，慢慢接近，把知了罩在袋子里。这时，袋子口一定要朝下，知了傻傻地只会往上飞，捉到的知了被装在笼子里，挂在床头，听它们“声声叫着夏天”。

无聊单调的乡村生活中，听二爷讲故事是我们的期待。太阳下山，鸡鸭回舍，鸟儿归巢，到了晚上，我们就聚在村东头的柿子林中，围着二爷，津津有味地听他讲三国、讲宋江、讲孙膑和庞涓……二爷那干瘪的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故事？在那凉爽的夏夜，幼小的心灵第一次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像秦桧一样的坏人。听着二爷的故事我们慢慢长大，葛志华成了远近闻名的作家。二爷去世后，我们才了解他的身世，二爷出身地主家庭，毕业于燕京大学，“文革”时来到将军寺村，不知什么原因再也没有回城，二爷的一生一言难尽。

时光将过去悄悄掩藏，如今，小河的水早已干涸，灌木丛覆盖了河底，二爷坟头的枯草随风摇曳。身居城市的我，再看不到一点流萤，也难觅那一声蝉鸣。乡村生活，是一段尘封的记忆，在离开乡村的日子里，慢慢回味。

（葛有杰 太康县文联）

麦收时节的雨

这时候是麦收时节，外面却下起了雨。透过窗，柳枝在风中凌乱，左右摇摆得很是厉害。开始担心起家里，不知父亲此刻在做些什么，是不是又望着门外的雨，蹲在屋檐下一根根抽着烟？

麦收的这几天是最害怕雨的，老乡们的希望跨越了秋冬春夏，要在这个季节收获，要是遭到一场雨，还真是不好。下的时间短还好，如果阴雨一连几天，收成就大打折扣了。如果下雨时再伴着大风，那情况就更糟糕了。麦子会一片接着一片倒在地里，收割起来是相当麻烦的。

记得那年我初三，放假在家，也是雨天，下得哗啦啦不停。当时我家的麦子只收了一小块村东头的，剩下的两大块都没有收。父亲的腰板被岁月压得佝偻许多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望着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，一滴又一滴，直到母亲喊吃晚饭。那顿饭，父亲吃得很快，饭后他又站过去了，烟放在嘴里迟迟不知点起。

当时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不知父亲怎么对雨感兴趣起来。后来母亲对我说，家里的麦子本来可以提前收完的，可前几天，因为去陪姐姐高考，给耽搁了。当时父亲是希望姐姐能有个好成绩，这样也值得了。这雨也就变成了一种祝福，一种祈祷，但是，风调雨顺是人们所向往的，可又有几次让人满意呢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，我希望明天是个晴天，或者多云，再不济阴天也行，只要不下就好。麦收时节的雨是让人提心吊胆的。

（李延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）

丁局长家的猫

丁局长刚搬来时还是主任，后来荣升副局长，一是称呼方便，二是显示对方身份，就自觉把“副”字省略，称他为“丁局长”了。

我们房屋四周有多片空地，杂草丛生，无人管理，倒成了老鼠的天堂。近水楼台，我家经常有老鼠串门，盗取粮食，咬坏衣物，粪便遍地，家人是惶惶不安，谈鼠愤怒。无奈，我是鼠夹、粘板、老鼠药齐上阵，算是初战告捷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老鼠又开始肆虐，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。

丁局长和我做了邻居后，老鼠明显减少。我问妻原因，妻说是丁局长家的猫的功劳。有了猫，我家是再无鼠患之烦恼。偶尔兴起，我会在饭店聚会后给猫带回些或甜或咸的鱼的残骸，以示对它的犒赏。

丁局长住的房子是原先黄局长家的，黄局长“黄”了后，丁局长才买下的。黄局长在时，正是我家开展人鼠大战的日子。那时黄局长家也有猫，是不捉老鼠的，主人家提供的诸如鲫鱼、鲤鱼、鲢鱼等它都会吃腻，更别说我的筷下之鱼了。

时间长了，丁局长知道此事，就委婉拒绝我给猫带食的好意，还对我说，这样会把猫惯坏的。我一听，笑了，一点儿剩饭，小题大做了吧。丁局长倒有点严肃，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，腐败无小事。我没有必要在此事上与丁局长争论，因为我认为这本身就不是个事儿，所以就打哈哈过去了。

好久不见那只猫了，一问妻，才知丁局长下乡驻村扶贫去了，把猫也带走了。我说呢，老鼠又猖獗了。

那天跟随领导下乡暗查，碰巧是丁局长所驻的贫困村，我特意去找那只猫，不料，村民对猫的评价很高，整村的老鼠都绝迹了。

临走时，我和丁局长商量要带走这只猫，没想到村民们不同意。

回来的路上，听领导说，丁局长主动要求下乡，交出一切分管工作，专心扶贫，期间，他单位的其他两位副局长因争权夺利分别被纪委带走了。

我想，这只猫能灭鼠攻坚，丁局长也定能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。到那时，我一定会买上几条上等的鱼，给丁局长和他家的猫接风洗尘。

（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）

由育花想到的……

昨天早上，当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股不浓不淡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我以为是同事在屋里洒空气清新剂了，仔细一闻，不是，这种香味很独特，一下子让我分不出究竟是哪种味道，好像是大街上美女飘过留下的香味。这种香味，不是很浓，也不是很淡，更不是干巴巴的，香味中透着水灵灵的味道。

我一抬头，哇，是滴水观音开花了。

这盆滴水观音，两个月前一下子长出三个花蕾，让我十分惊喜，去年只有一朵花，没想到今年长了三个小花蕾，我和同事们天天盼望它早点开花。

滴水观音的花大多是夜间开放，因为去年那朵花就是夜间开的，而且花期很短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。昨天下午下班时，我特意看了看另外那个花蕾，看到花蕾旁边开了一道缝，就预感夜间肯定要开花了。果然，今天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这朵滴水观音花开得十分漂亮。

我赶忙拍了几张照，发到单位的微信群里，引来大家纷纷观看。

听着大家对滴水观音花朵的赞叹声，想想育一盆好花能给人们带来的快乐，心里也有种成就感。

欣赏着漂亮的滴水观音，让我想起以前写过的一篇《育花与育人》随笔，阐述了育花和育人有相通之理。想想眼前的这盆滴水观音，其实它也够幸运的，若不是遇到我，估计早就被人遗弃了。当时我看到这盆花时，它的叶子无精打采，垂头丧气的，犹如一个人病入膏肓。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思想，把它搬到我屋里，每天将我喝过的茶叶倒进盆里，天天洒水。三个月后，它的叶子绿了，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由这盆花，让我想起一件事。2007年初，我在公司总部安全保障体系指挥部当办公室主任，当时办公室分来一名大学生小韩，戴个眼镜，文质彬彬的，挺有才的，而且是安全保障体系指挥部二百多人中唯一的大学生，我自然重用他，并且对他照顾有加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小韩在这里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本领，工作也能独当一面了。可是看到渐渐成熟的小韩，我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为何？一是小韩家是农村的，下面还有妹妹上学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，现在是需要他多挣钱的时候；二是他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，这个地方的水太浅，无法让小韩这样的人才跃起。我平时向小韩灌输走出去的思想，可小韩感觉跟着我有吃有喝挺舒服，有点胸无大志。恰好公司销售总部招聘人才，我硬是逼着小韩去应聘，结果被录取了。事实证明，小韩走出去是正确的，短短几年，小韩已经是公司销售三公司的总经理助理，月薪上万，有房有车了。

眼前的这盆滴水观音，品种和品质绝对是同类中的佼佼者，但是放在不同的位置，因受到的待遇不同，结果也不同，只有遇到真正喜欢它的人，在懂它的人的静心呵护下，它才能开出娇艳的花朵。同样，一个有才的人，要有人欣赏，有人指点，他才不会被埋没，才能绽放光芒。

（张细海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）